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潛夫論 目録 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何瑞

子部一

潛夫論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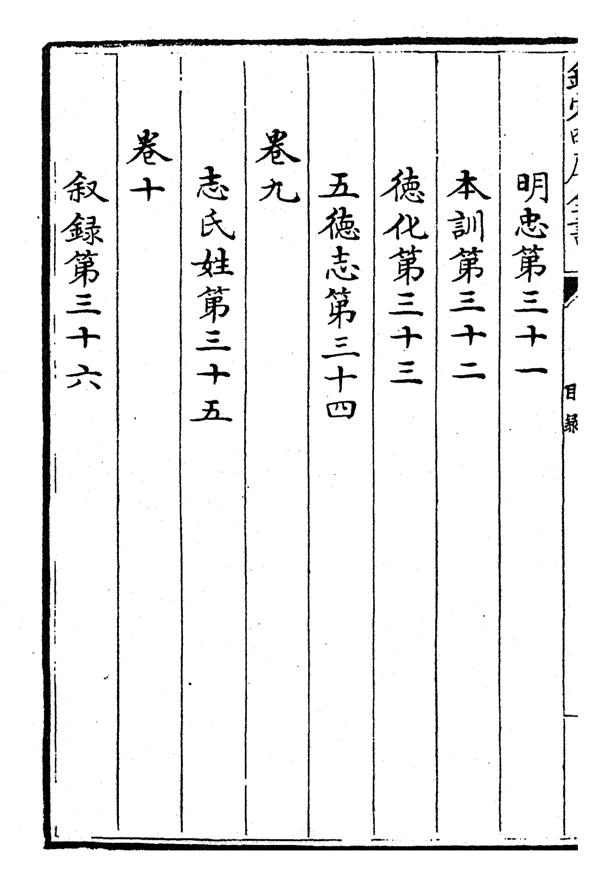
儒家類

卷一

卷四

卷五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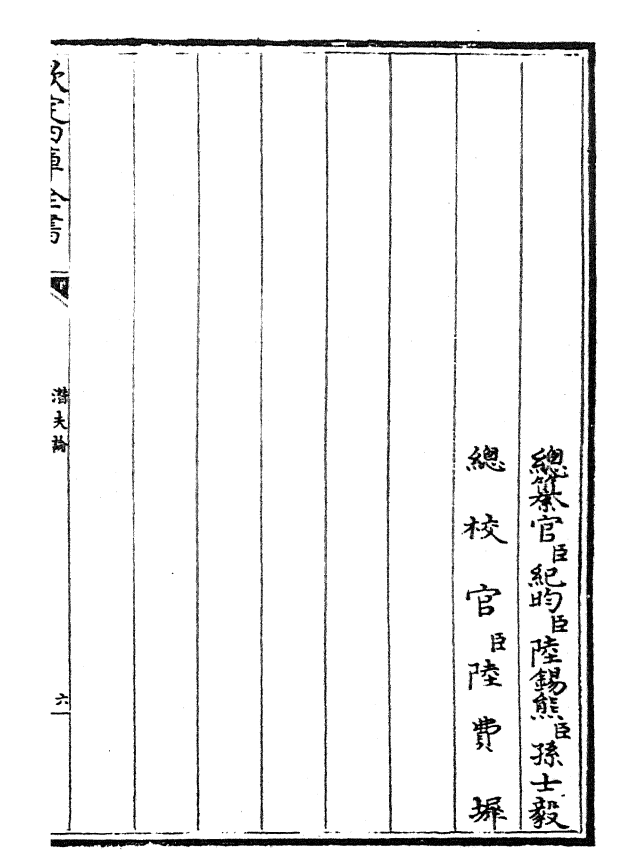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潛夫論十卷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藴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録為三十六篇蓋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其中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

姓篇考譜牒之源流以及卜列正列相列夢列四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曄所云舉其著書大吉爾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惟桓帝時皇甫規段熲張奐諸人屢與羌戰而其救邊議二篇乃以避寇為憾殆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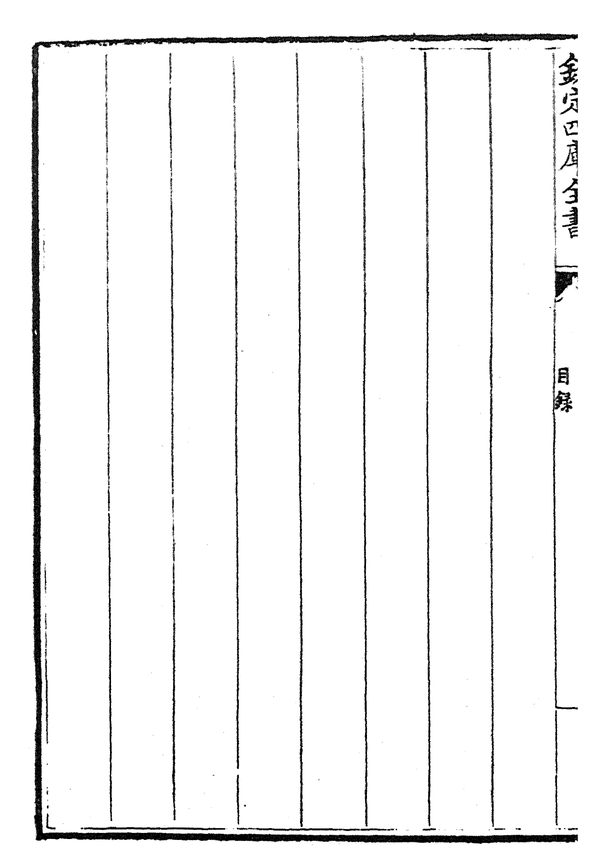
帝永初五年嘗徙安定北地郡順帝永建四
年始還舊治至永和六年又内徙符安定人
故就其一鄉言之耶然其謂失涼州則三輔
為邊三輔内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内入則洛
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則灼
然名論足為輕棄邊地之炯鑒也范曄録其
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入本傳而字
句與今本多不同晁公武讀書志謂曄有所

損益理或然歟曄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為不愧惟賢難篇中稱鄧通吮癰為忠於文帝又稱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結怨則紕繆最甚是其發憤著書立言矯激之過亦不必曲為之諱矣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潛夫論卷一

漢　王符　撰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

武師姜尚周公師虒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擴其智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

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葢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

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葢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兒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

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

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穿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

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己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傚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

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

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

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産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寛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

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内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為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

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

即於簒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邪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

怨故曰無徳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徳義徳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故人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

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莅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危之漸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

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哀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哀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匱乏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

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立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為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弒此皆

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顔原公析困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恊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

守志於一廬之内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苦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

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說胥靡而井伯虞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足以為輕處隷圂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懸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為卑己夫令譽從我興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

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瞍頑惡叔向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二處為愚鄙

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俊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

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産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茍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盎無爵糜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髙祖以為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隸我

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何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

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怯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

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而色難之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駭焉然則

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葢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郄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相致而殺

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治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向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

廢替何敢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

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閫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諂諛已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禄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

者聞司原之誤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
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狶司原喜而自以獲
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爲作
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
而惡塗渝豕駭懼眞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爾此隨聲
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
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
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奈何其

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雨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别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嚚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一

潛夫論卷二

漢　王符　撰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

轃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静言庸違弗能
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
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
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閽
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
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
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
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

嘗有也是故明君莅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途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飾偽辭以障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

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因簡公淖齒弒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己賢於簡湣而趙高賢于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

知禍既作而下不救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絶於民也後二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已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攘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

必先與寵人為讐恃舊寵沮之於内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

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愞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

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

奉法令侵寃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寛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乗其材力

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强爲上凡在位所以
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
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
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
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
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於世皆
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

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惣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選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

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

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板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飰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

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黄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

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懐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醫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

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横麥合藥病日痁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羞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

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予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

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色寵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鬬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

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

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

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逺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髙祖所以共

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

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髙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葢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

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途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為大夫也舉讐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

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宄亂絶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

則醜類化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説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遷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

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已之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闇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耶明既衰耶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

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

於望矣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因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不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説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為醜以鹿為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闒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

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
也德音發聞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
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
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
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
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也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
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
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詢

羣臣遂戴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叅鄉黨以得舜文王叅己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讐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踈遠不輕幼賤又叅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奏瞽瞍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

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仁禮者常僭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二

潛夫論卷三

漢　王符　撰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

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承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

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不隕墜其世無盈百載者是何故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内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

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癎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髆掣胸掊死深穽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

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冐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裨福祚以備員猾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盤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磨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秉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

大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群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為卑而橧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

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故人臣不奉尊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垠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以兆民為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

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强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

游敖博奕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夫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傅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

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積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信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繒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

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悖小民彫削綺穀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紩詐為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破以牢為偽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巵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慼夏苦暑欲起臺計直百金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

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氷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𫐌各十騎奴侍僮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麞麂組必文采

飾機必緰此挍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孔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

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㑹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由江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髙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脩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芷陽明帝

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家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晳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

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獘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弒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

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修德則登其福慶封伯有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斃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

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甚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已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顔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減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

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着成鄂轝鄂轝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

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
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栢之茂也
德輶如毛為仁由已莫予荓蜂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
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絶者豈世無忠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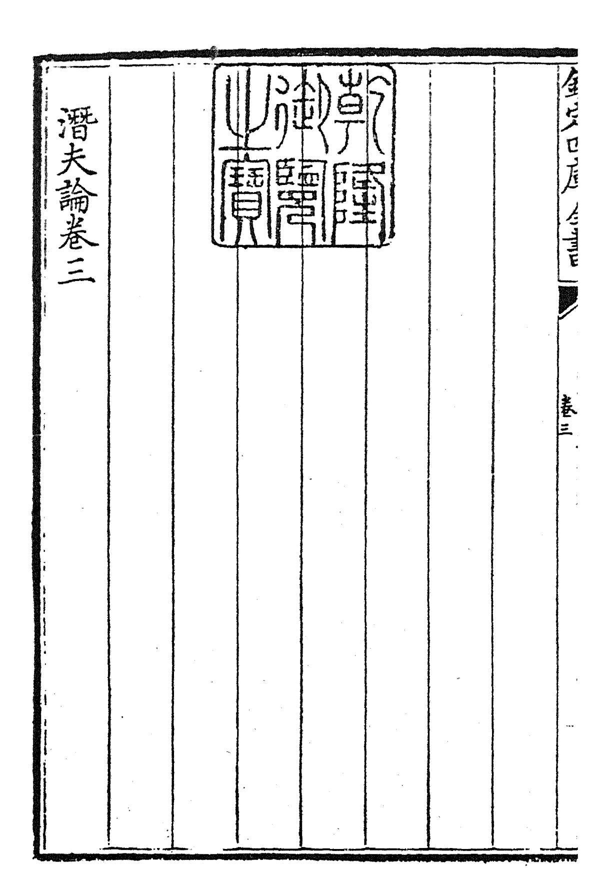
直之士哉誠若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絶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朋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榦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説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

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徳侔顔淵卜
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歳得大
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説粱飰
食肉有好於面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
西施毛嬙可恱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
虚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
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虚譽故讓
子之皆舍實聴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

不求備四肢不相兼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偽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横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髙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

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為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茍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令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

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責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之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潛夫論卷四至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孟啓疆

潛夫論卷四

漢　王符　撰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以役民也蓋

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
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睠
西顧此惟與宅盖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
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
度而使居之也前指良人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
法象明著禮秩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

奉已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内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

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

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斂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緜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斂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耻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賊紀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既無猒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亷耻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慝絶然後乃能恊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君以民為本基厚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

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

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强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横枉侵寃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髙至死徙下乃淪寃而被寃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隠逸行士淑人君子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冐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

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慎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盖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寃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

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下多寃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

革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令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為行以賊殘酷虐為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赦頭出獄蹴踖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

吏與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壞斷絶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為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赦適勸姦耳或云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

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意前世贖赦稀

踈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慝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故其誘

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瘀之子皆輕犯況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

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令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昔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

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予無赦者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修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政務則必內懷隱憂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

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援私計以論公政也與瓜議裴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為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賊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

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乃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赦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

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忽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郡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絶傳記所載稷禹伯夷皐陶伯翳同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

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

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内侯補黄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名虎之德上有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懐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者以佐天

子何得坐作奢僭驕溢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為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令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内思制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

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揀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為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以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

其志趣以貽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令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恤公事細民寃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寛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群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

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朞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

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庶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冤民就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寛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令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衒百姓廢業而趨府庭者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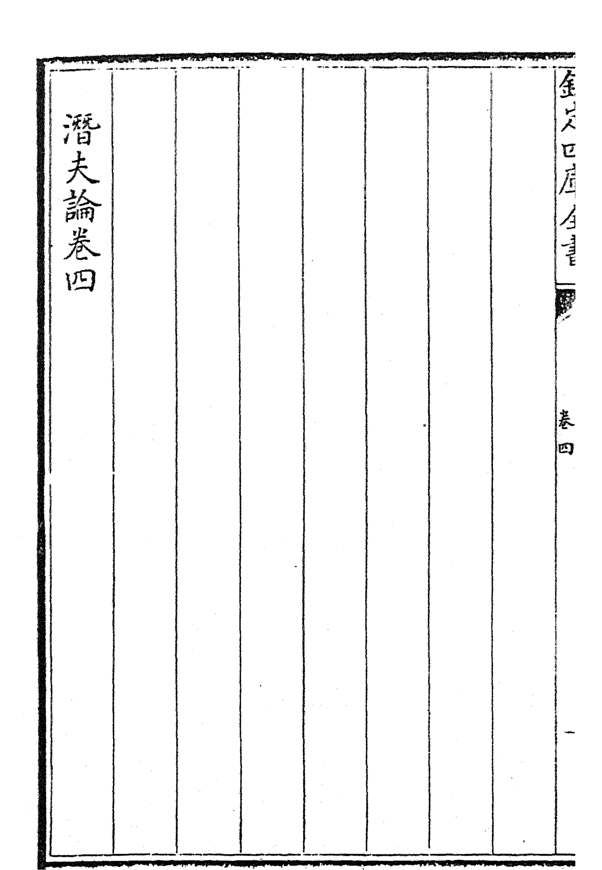
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知寃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頌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雖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

故馬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

以曠旬滿朞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讐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灾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

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
獲餉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
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
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
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
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為民愛
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
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

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四